

屠格涅夫戲劇集

貴族長的午宴

平 明 出 版 社

屠格涅夫戲劇集二

貴族長的午宴

李健吾譯

平明出版社刊行

新譯文叢刊

書號 97

屠格涅夫戲劇集二

貴族長的午宴

定價 洋 6.600

著 者	[俄]	屠 格 涅 夫
譯 者	李	健 吾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永 立	印 刷 所
	(上海新開路920弄50弄22號)	
總經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開本: 762×1067 1/32

一九五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張: 6 11/16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字數: 85,000

(6001 — 7000)

原書名 Lunch With the Marshal
of the Nobility

原著者 [俄] Ivan Turgenev

英譯者 M. S. Mandell

原出版者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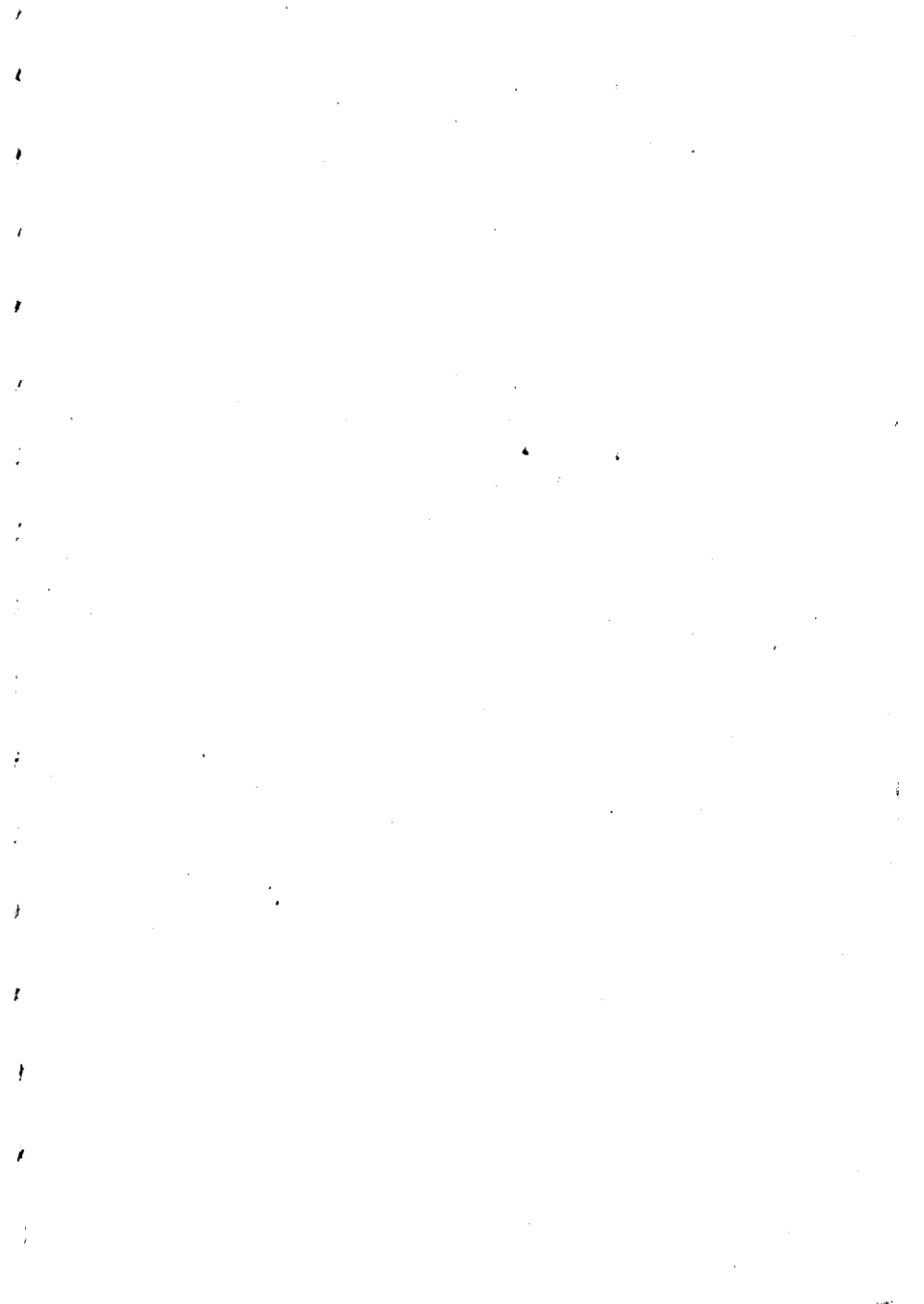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這裏是兩個暴露性的喜劇。在『食客』裏面，一位愛財如命並不真愛太太的官僚，爲了遮掩太太的奸生女的身份，不得不掏錢買回面子。在『貴族長的午宴』裏面，貴族的愚妄的廬貌全被活活畫了出來。筆致活潑細緻，而又喜笑怒罵，無所不用其極。屠格涅夫形象生動地揭露了貴族的內部糾紛和資產階級的貪婪無恥。

目次

食 客（兩幕喜劇）	一
貴族長的午宴（獨幕喜劇）	三
後 記	101

食
客



人 物

伯外耳·尼考拉耶維奇·葉列奇基

公家機關顧問，三十二歲。冷靜，乾枯，並不愚

蠢，非常拘謹。衣著簡單，然而有審美力。非常平庸，不是一個壞人，但是沒有心肝。

奧耳嘎·彼特洛夫娜·葉列奇喀雅

娘家姓考芮納，他的太太，二十一歲。一個良

善仁慈的婦人；夢想世界，畏懼世界；愛她的丈夫，人品極其端莊。衣著合宜。

瓦西里·謝米尼奇·庫燒夫金

一位貴人，寄食在葉列奇基家，五十歲。他穿着一

件領子筆直的上衣，銅鈕釦。

福列更提·阿列克散德芮奇·特洛帕喬夫

葉列奇基家的鄰居，三十六歲。一個

有四百農奴的地主。沒有結婚；高身量，一表人材；說話洪亮，舉動誇大。他在騎兵隊待過，以中尉銜退役。他常去聖·彼得堡，準備好了隨時出國。他天性粗野，甚至於下賤。他穿着一件綠色大禮服，一條褐色褲子，一件蘇格蘭花呢背心，綴領

帶，別着一枚大針。蹬着一雙高筒漆皮靴，拿着一根金頭手杖。頭髮剪短了，
à la malcontent ①。

伊凡·庫日米奇·伊凡諾夫 另一鄰居，四十五歲。一個安詳、沉默的人，但是有他自己的驕傲。庫繞夫金的朋友。他一來就憂鬱。他穿着一件肉桂色的舊大禮服，一件漿過的黃背心，一條灰褲子。他很窮。

喀爾伯喬夫 也是一個鄰居，四十歲。一個極其愚蠢的人。留着髭，學特洛伯喬夫副官的式樣。他並不富裕。他穿着一種打獵用的上衣，一條很寬的褲子。說起話來聲音深深的。

納爾奇斯·康斯坦第尼奇·特奈穆賓斯基 葉列奇基家的大總管。他是一個刺激人的叫囂的多事者。實際他是一個下賤，卑鄙的禽獸。配合一個財主的管家。

① 法文：「不滿意者式樣」典故出自法國十六世紀，以阿朗松 Alençon 公爵爲首，反對朝廷設施，陰謀叛變，未逞，下獄，俗稱「不滿意派」頭髮剪短。

身份，他穿得很好。說起話來正確，但是拚起音來怪怪的。

葉高爾·阿列克謝伊奇·喀爾塔少夫 書記，六十歲。一個愛暈的胖子。只要可能，就偷東西。他穿着一件藍色的長上衣。

浦萊斯考維雅·伊凡諾夫娜 女管家，五十歲。她是一個乾枯，乖戾的傢伙。頭上蒙着一塊手帕；黑衣服。說起話來懶聲懶氣的。

馬莎（馬實喀） 丫環，二十歲。一個活潑姑娘。

安伯狄斯提 裁縫，七十歲。一個半瘋的衰老頭子。由於長期勞作，耗空了，疲憊了。彼特 跟班，二十五歲。一個健康的年輕人。愛揶揄，愛取笑。

瓦斯喀 一個哥薩克孩子，十四歲。

第一幕

一個闊地主家裏的起坐間。右邊是兩個窗戶，和一個通花園的門。左邊，一個通接待間的門。後牆，一個門通到門道。窗戶之間是一張活動桌，上面放着一付碁。左邊，靠前，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接待間和門道之間，有一個小走廊。

特奈穆賓斯基（在後臺）這個亂勁兒！我看見的樣樣兒亂！簡直豈有此理！（進來，跟班彼得和哥薩克人瓦斯喀伴着他）我收到小姐正式的通知！大家要好好兒聽我吩咐！（向彼得）你懂我的話了沒有？

彼得 我在聽。

特奈穆賓斯基 小姐和她丈夫今天就到……他們打發我先來——我們幹了點兒什麼？什麼也沒幹！（轉向哥薩克人）你幹了點兒什麼？你也喜歡閒躍躑？什麼事不幹？（揪住他的耳朵往外揪）餓飽了不幹活兒？你們這些傢伙呀，就是餓飽了不幹活兒。我清楚你們這些傢伙。滾出去！滾到你幹活兒的地方去！（哥薩克孩子走出；特奈穆賓斯基在一張椅子坐下來）上帝，我簡直累壞啦！（又跳起）我怎麼沒有看見裁縫？他在哪兒，裁縫？

彼特 （往門道望）他在那兒。

特奈穆賓斯基 他爲什麼不進來？他在外頭等什麼？進來，我的好朋友。你叫什麼？
「安怕狄斯提進來，手交在背後，在門口站住。」

特奈穆賓斯基 （向彼特）這是裁縫？

彼特 就是他。

特奈穆賓斯基 （向安怕狄斯提）你多大啦，我的好朋友？

安怕狄斯提 老爺，我七十歲啦。

特奈穆賓斯基 （向彼特）這兒裁縫只有他？

彼特 不是的。還有一個，不過他自己不爭氣。他有一張爛嘴。

特奈穆賓斯基 （舉高了手）真亂！（向安怕狄斯提）好，老頭子，你做好了嗎？

安怕狄斯提 做好啦，老爺。

特奈穆賓斯基 號衣的領子你縫上去了沒有？

安怕狄斯提 縫啦，老爺。不過，老爺，黃布不夠……老爺。

特奈穆賓斯基 那你怎麼辦？

安怕狄斯提 好，老爺，他們給了我一條黃裙子，一條舊黃裙子。

特奈穆賓斯基 （手往下一落）別講啦。好，補救也來不及啦。我們現在來不及進城買

料子啦。去罷！（安怕狄斯提打算走出）要快呀，不的話……好，去罷。（安怕狄斯提

走出。特奈穆賓斯基坐下，又跳起）啊，是的！花園的走道打掃乾淨了沒有？

彼特 可不，正在打掃。到鄉下喊了好些單身漢來。

特奈穆賓斯基 （走向彼特）你是誰？

彼特 （莫名其妙）怎麼？

特奈穆賓斯基 （走到彼特跟前）你是誰，我問——你是誰？

彼特 （越發莫名其妙了）我？

特奈穆賓斯基 （簡直貼近他了）是呀，你，你……你是誰？

〔彼特心慌意亂，看着特奈穆賓斯基，不回答。〕

特奈穆賓斯基 告訴我！我問你！你是誰？

彼特 我是彼特。

特奈穆賓斯基 不對，你是一個跟班，你是這個。照料房屋——這是你的差事；還有，把燈弄乾淨，可是，花園跟你不相干。他們喊單身漢，還是喊成了家的，來幹活兒，跟你不相干。這是書記的事。我就沒問你這個，我也沒衝這個問你要回話。你的事是去找書記。

來。這是你的事。

彼特 他本人來啦。

〔葉高爾從前廳進來。〕

特奈穆賓斯基 啊葉高爾·阿列克謝伊奇，你可來巧啦。告訴我，請，你有沒有吩咐大家

把花園……

葉高爾 吩咐了，納爾奇斯·康斯坦第尼奇。你別爲這操心啦……你要不要聞聞鼻煙？

特奈穆賓斯基 （從葉高爾那裏捏出一撮鼻煙，送進鼻孔）葉高爾·阿列克謝伊奇，

我打早晨起就忙活，說起來你怎麼也不相信。房子地這樣多，我承認，我真沒想到亂

成這個樣子！不在你那一部分，當然了，不在地裏，我指府裏。

葉高爾 真的？

特奈穆賓斯基 想想看，好比說，我問：『府裏有音樂家嗎？』你明白——上頭人相會全

有禮數兒。大家講，有音樂家，我就說：『喊他們來。』你猜怎麼着？個個兒音樂家全手

頭有更重要的活兒要做！一個是園丁，一個是鞋匠，低音是一個放羊的。你想想看！樂器又不像景。要它們像景兒呀，我可費了大勁兒啦。

「他又吸了一撮鼻煙。」

葉高爾 你挑了一個頂煩重的活兒。

特奈穆賓斯基 是呀，我敢說。我不是白吃麵包的人。好，現在，音樂家在大門口聚齊了嗎？葉高爾 當然了，在大門口。下着小雨，他們只好躲到下人屋子。他們說樂器會打濕的，不過，我必須承認，我打裏頭把他們攆到外頭，可不，說不定上頭人就來，他們錯過了節骨眼兒。我叫他們把樂器藏在衣服底下。

特奈穆賓斯基 完全對。現在，我想，樣樣兒都有譜子啦。

葉高爾 你可以放心，納爾奇斯·康斯坦第尼奇。（看着彼特）你站在這兒做什麼？走，滾開，到你的地方去。（彼特朝前廳走出。馬莎從走廊進來）喝，喝，喝，我的小姐，哪兒跑？